

多数省委金融委、金融工委亮相

人事任命陆续落地

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是 2024 年的“重头戏”之一，机构与人员的去留牵动着各方神经；剥离发展职能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将如何专注提升监管水平？



图：视觉中国

自 2024 年 1 月 8 日原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率先更新后，多省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加速推进。最近一个多月来，全国已有近八成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换新颜，省委金融委办公室、金融工委随之亮相，并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

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官网显示，2024 年 1 月跨省调动出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的陈少波添了新职务，他已担任省委

金融委办公室主任、省委金融工委书记。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目前已更名为地方金融管理局，在删掉“监督”二字同时加挂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两块牌子。此前不久，黑龙江省政府于1月25日发布人事调整，郎国明出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其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随机构改革自然免除；此外，李明焕、王占北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陈林挂任副局长。

这是本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进展之一。截至2024年2月19日，据梳理，有官网的30家省级（含直辖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已有24个局完成更名、加挂牌子；此外，还有少数市级金融监管局有新动向，但多数省级以下机构或面临撤并，由此牵扯的人员变动不小、分流去向不一，因而颇受关注。

1.八成省级金融管理局换牌

据梳理，包括江苏、黑龙江、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福建、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在内的21个省份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已经更名为金融管理局。其中，除四川省外，其余20个省份同时加挂了省委金融委办公室、金融工作委的牌子。目前，尚未更名的省份仅剩浙江、安徽、河南、新疆、陕西这五个省份。

四大直辖市中，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已更名并加挂新牌子，北京市尚未有新进展。此前，北京市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了全市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称要着力调整优化重点领域机构和职能，落实

党中央要求、从北京实际出发，对市金融、科技、社会、数据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进行优化调整。

机构改革牵动人事安排。据了解，参照中央金融委及办公室、中央金融工委配置，省委金融委主任一般由省长担任，省委金融委办公室主任由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一些官员近期已以新身份亮相。

例如，2024年2月8日，河南省省长王凯主持召开了省委金融委第一次会议，听取全省金融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通过了省委金融委员会工作规则、省委金融办工作细则等文件。王凯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确保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尽快健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属地责任，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化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立足于早、立足于小防范处置金融风险。

2024年1月19日，天津市委金融委办公室、市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挂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桂平兼任市委金融办主任、市委金融工委书记。

此外，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伟已兼任省委金融办主任、省委金融工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丽新兼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刘桂平、吴伟此前均在金融系统且主要在大行任过职，目前为“金融副省长”。其中，刘桂平曾在农行工作25年，2014

年被提拔为中管金融干部，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出任重庆市副市长；2019年出任建行行长；2020年任央行副行长；2022年赴任天津。吴伟早年在交行工作逾20年，官至总行首席财务官；2019年9月离开交行，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至今四年多。

2. 改革进行时

一位资深监管人士此前告知，在本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中，大部分省份会在原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基础上加两个牌子；人员方面，省工委管党建的部分人员或会分流过来。省级以下的部分地级市、区县级地方金融监管局面临撤销，人员分流到当地的其他委、办、局；地方金融局原有的工作职责分解合并，“有的放到发改委，有的在市政府增设几个处室”。

省级层面有三块牌子、三个机构，职责有何区别？据了解，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要承担省委金融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统筹协调辖区内金融相关工作，做好属地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的协调、监督、落实工作，加强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驻地分支机构的沟通联系，营造健康优质的金融环境；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落实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指导辖区内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和非公金融企业党建工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剥离原有发展职能，主要负责辖区内“7+4”类机构的日常监管，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做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风险处置有关工作。

目前，更名后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一般由原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担任，他们同时还会担任省委金融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委金融工作

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另据了解，还有部分省份会为省委金融工委配置专职副书记；有的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会担任省委金融委办公室副主任、省委金融工委委员等职务。

不过，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更名后的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对外公布的工作职责尚未变更，意味着相关改革还没完全落定。例如，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官网目前显示的机构职能、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仍为2019年2月发布的版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省级部门，少数市级地方金融监管局目前也已完成更名。据了解，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GDP超万亿或人口超千万的城市，有望保留地方金融管理局。这意味着，除全国多数省会城市外，青岛、厦门、宁波、大连、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江浙、广东地区经济较发达的若干城市有望保留相关机构。

目前，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已加挂济南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市委金融工作委员会牌子，同时更名为市金融管理局，但该省包括青岛、枣庄、东营、潍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在内的其他12个市级金融监管局未有新动向。与山东省情况类似的是江苏省，该省省会南京市的金融监管局已加挂牌子并更名，但其他的市级金融监管局未有新动向。

广东省、福建省的情况有所不同。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尚未变更，但深圳市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已变更；福建省是厦门市的地方金融监管局率先更名挂牌。

3.监管能力短板待补

中国的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经历了多次探索，目前还在寻找最有效的监管能力的建设方式。

自 1978 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种种变迁，监管权力从下放至地方到中央重新收回，再到中央、地方互动监管体制形成、探索、深化。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监管分权逐渐成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的重要理念，开始探索以中央为核心、以地方为辅助的金融监管体系。

由于肩负“促发展”与“防风险”双重任务，全国各地的地方金融局都或多或少地面临一些取舍、矛盾，不少地方更多强调其发展职能。而经济学研究早就指出，只要发展和监管并重，监管机关必将把工作的天平偏向发展，而无法专注于监管。而本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后，剥离发展职能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将专注于监管职责。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地方监管部门的能力大有提升空间，存在一些包括监管科技在内的短板待补。

例如，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主任郑联盛等撰文提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较难应对金融科技创新风险。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的进步，与之深度融合的金融科技企业不断发展，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在形式上日渐多元的同时，在载体上也呈现虚拟化的态势，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的高要求使得部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面临较大的专业、人员、数据、技术、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困难。”郑联盛文章称，一方面是自身基础弱，地方监管部门人员、信息、举措相对

缺乏，比如绝大部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建立“7+4”类地方金融组织的信息管理系统，部分地方甚至基本还依赖人工填报统计数据，部分地方建设了所谓的金融信息管理系统，但是基本是项目式样而非系统级别，甚至部分系统是“空架子；另一方面是要求提高，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金融科技开展业务成为诸多地方金融机构的选择，数字化成为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趋势，部分地方金融机构业务不仅脱离了营业时间约束，甚至也摆脱了地理约束，这使得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面临较大的监管挑战，可能无法识别混业经营、跨区域经营或金融科技创新等的相关风险并有效规制。

他举例称，2016年多部委联合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对以互联网为开展直接借贷业务媒介的中介机构日常行为进行监管，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但实践证明，各地对彼时网贷机构的认识并不充分、监管并不到位。他认为，监管科技及监管数字化转型是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能力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

河南省省长王凯在前述省委金融委会议上亦提到，要全面加强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地方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增强数字化监管能力，推动监管更加智慧、更加高效、更加精准。